

马奎斯的接班人 / 摇滚乐节奏的小说

蜗牛海滩， 一只孟加拉虎

Caracol Beach

卑微的人生，荒谬的命运，人间的爱与宽恕

to

耶里谢欧·阿尔贝多
Eliseo Alberto 著

杜东瑞 许琦瑜 译

蜗牛漫游 ——阿尔加维

Collected Essays

1980.1.15. 2000.12.15. 2000.12.15

蜗牛漫游 - 阿尔加维
Eliana Alberto in
2000.12.15. 15

Caracol Beach

蜗牛海滩，
一只孟加拉虎

Eliseo Alberto 著

杜东瑞·许琦瑜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蜗牛海滩,一只孟加拉虎/(古)阿尔贝多(Alberto. E.)著;杜东瑞,
许琦瑜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5

(to 系列)书名原文:Caracol Beach

ISBN 7-5404-3298-5

I. 蜗... II. ①阿...②杜...③许... III. 长篇小说—古巴—现代 IV. I7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7580 号

Copyright © 1998 By Eliseo Alberto De Diego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gencia Literaria Carmen Balcells, S. A.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4 HUNAN PUBLISHING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18-2004-058 号

蜗牛海滩,一只孟加拉虎 Caracol Beach

to 04

作者:耶里谢欧·阿尔贝多(Eliseo Alberto)

译者:杜东瑞 许琦瑜

责任编辑:谢不周 张 辉 李永平

封面设计:张士勇

市场总监:张 辉

出版统筹:兄弟文化

E-mail: brother-culture@vip.sina.com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社址:长沙市雨花大道2号

邮编:410014

印刷:长沙环境保护学校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98 千

印张:9.0625

版次:2004年5月第1版

印次: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5404-3298-5/I·2079

定价:17.9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负责退换。

服务专线: 010-8447-8818
0731-430-2677

to

惹境

FROM 与 TO 之间

郝明义

阅读,不外乎为了视野的扩展,或是为了意境的享受。

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化,不论就其中的何者而言,我们都应该避免形成单调的直线习惯。

习惯单调了,需求会窄化,享受会浅薄。



FROM 与 TO,是两个系列。

FROM,主要是知识,希望扩展视野。

TO,主要是小说,希望分享意境。



FROM 视野。不是害怕落于人后,因而总希望争前两步来看的视野。我们需要的,也许是继续站在目前这个立足点上,也许是往旁边挪开几步,甚至也许是退后几步来看的视野。视野,没有绝对的;视野,是相对的。

TO 意境。把美丽的文字和动人的故事结合起来的小说,总能让我们进入一个特别的意境。世界的变动太复杂,我们需要一个角落,跳脱于各种论述、主张之外,可以安静地埋首读几个小时的小说。有了好读的小说,一个社会才可以延伸出一些悠然的风华。



我们希望不论是 FROM 与 TO 之间,还是 FROM 与 TO 之中,都能够提供读者多一些视野与意境的选择。

死亡是出现在家人合照中的那个朋友，
他拘谨地站在一旁，从来没有人能认出他。

——父亲的名言

世界结束那一天将会像学生所记的笔记一样，
干净而有条不紊。

——乔治·得伊耶 (Jorge Teiller)

前言与致谢

一九八九年夏天，马尔克斯在古巴洛斯巴纽市的“圣安东尼电影与电视国际学校”里为十个学生开了一个剧本写作班。我是他这堂课的助手。在我们所讲的一千零一个故事中，有一则讲的是四个波多黎各年轻人做了个挥之不去的噩梦：他们整晚被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家伙一路骚扰，但没有其他细节。既然缺少了细节，我们这些写作班成员就天马行空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式。有人说，这人生来是个杀人犯；有人认为这人更像是个酒鬼；若他是哑巴则更具张力。还有人说他是亚美尼亚人。在大伙热切讨论之际，一位来自新德里的学生提议说：“在故事发展中加入一只孟加拉虎一路追赶的情节，不是更棒、更刺激吗？”马尔克斯则建议，把那人描写成一个经历过战争煎熬而心理严重受创的病人，他的左手臂上还刺着其他死人的名字。我倒认为，应该让他在脑中随时盘旋着自杀的念头，把他写成一个可怜的恶魔。这个疯子的故事就暂且悬在那儿。

一年以后，我得知在美国佛罗里达基地服役的一名海军在太子港挟持了一名多米尼加籍的妓女，他提出的交换条件是：只要大家在救援行动中杀了他，他就保证让人质平安。他们用六发子弹完成了他的心愿。后来，在马德里又有人告诉我，一名加

利西亚人喝醉酒后以领带上吊自杀，因为他认为自己必须为两个好朋友的死亡负责。事实上，他这两个朋友那时还活得好好的；隔日清晨，这两名好友在赶去参加那名自杀的朋友的葬礼的路上，意外死于一场莫名其妙的车祸。这世上竟然有这么大大小小的巧合。

一九九四年，在墨西哥，马尔克斯要我把在写作课所酝酿的灵感写下来。由于可以自由发挥，所以我考虑把这个攻击者描写成一名越战退役的加州军人，或是一名参加了福克兰战役的阿根廷海军，或是尼加拉瓜游击队的队员，或是中东战争里的巴勒斯坦恐怖份子、阿富汗战争中的苏俄炮兵手、伊朗战争中的英国籍飞行员、波斯尼亚战争中的克罗地亚民兵。最后，在我的故事中，他变成曾在一九七五至八五年间参加安哥拉战争的一名古巴籍士兵。战争不曾少过，所有可能出现的场景也尚未在影片中拍完。

就在两年半前，我再次拜读马尔克斯的一篇故事，故事是用这么一句珍贵的话语起头的：“因为是星期日，雨就停了，我要带一束花到我自己的坟上去。”就这样，我坐了下来，开始写这一本关于恐惧、疯狂、无辜、原谅以及死亡的小说。

我把这本小说献给马尔克斯——我挚爱的老师；献给那些对我说了很多谎言的朋友，也献给相信这些谎言的学生，以及以下这些年轻人：马丽亚·荷西、伊士马耶、荷西·阿得利安、萝莉坦、谢尔西欧·埃菲黑尼尔、葛利丝汀娜、玛利亚·费南坦、安德列斯·巴尔玛、哈利、西达儿达、哈塞伊、埃利和梅莫。我们这一帮。

作者谨识

星期六下午

震天的一声巨响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他以为那是子弹射中猫头鹰的声音。

——毕欧以·卡赛雷司

1

“宽宥”不是一个常用的字眼。前天晚上，这个阿兵哥又梦见那只孟加拉虎了。他从床上猛然跳起，口中还留有腐臭的肉味，他啐出一口血来；紧张的情绪状态造成他牙龈严重损坏；尽管他用消毒药水一再漱口，喝了千百杯咖啡，不用滤嘴抽了千百根骆驼牌香烟，但发炎的酸楚仍不时使他的神经抽痛。他又躺回床上，盖好被子。十八年前在伊旁大得阿古作战所造成的煎熬不曾歇止，他时时防范，穿着短靴入睡，一直到他罹患了严重的香港脚。他想逃离这般桎梏，逃到生命中较美好的回忆里稍事休息，但他就是做不到。他眼皮即便眯成了细缝，还是会清楚看见一只老虎。是的，一只老虎。这只老虎，也就是那只老虎，那只黄色的老虎，那只孟加拉虎。老虎一出现他就无法喘息，老虎毫无预警地任意出现在他模模糊糊的梦境中，他片刻不得安宁。还没发现老虎躲在桌下逗弄老鼠以前，他就闻到了那股腐臭的罂粟浆气味，令人作呕，一如阻街女郎身上的香水味飘在清晨的空气中。他听着远处晨鸡的啼声、公路上汽车的引擎声和更远处的浪涛声，一直到看到七只大头金蝇停在天花板的灯泡上，他这才猛然发现：魔鬼就在附近。这几只局促不安的苍蝇，翅膀上下掀动，拍打着空气。每次一做这个噩梦，他心中的指针就乱了磁场，仿佛绕进了没有

出口的迷魂阵。老虎流着口水,它渴了,也可能是饿了,一只老鼠对他来说是不够的。它想再来点什么。它想要他。

“公道的圣母啊!求你行行好,把它赶走吧!光与荣耀都属于你!”他呼求着,祈祷声直冲山头,回荡在混浊的烟雾里。

自从他在蜗牛海滩一家废车场担任夜间守卫以来,便住在一辆曾经用来运送马戏团的拖车中。一块弧形的牌子上写着花俏的字体,这些字经不住野地里的风吹日晒雨淋,已经模糊不清了,但还是可以辨识出:五星级表演、骑马套牛、杂耍与魔术师、吉卜赛算命师、动物表演等字样。车身四周画上了狮子、长胡子的女人及高空走钢索等图案。车厢内部的基本设备使它成为可住人的小牢房:一张以铰链紧系在内墙的简便单人床、有两个炉口的电炉,还有一间刚好容纳一个人的厕所,它的设计和火车里的洗手间一样实用,一切都在手够得到的范围:坐在厕所的马桶上就能打开洗脸台的水龙头,坐在马桶上就能洗澡。车身四周,绕了一条有红有黄有蓝的三色灯泡串,因为它的零件没有故障,还维持不错的状况,算是这个孤单的人在这里最豪华的装置了。他喜欢打开这套灯光系统,再从公路上欣赏他的铁皮屋在汽车坟场正中央闪烁的样子。

梦境中的回音使他不知所措,于是他跑到车外,看见老虎徘徊在拖车顶上。在晨曦的微光中他看到老虎有两片翅膀,很自然且顺当地与身躯接在一起,毫不突兀。那是一对天鹅或天使的翅膀,像两片白皙如丝般的羽毛叶,梳理得平平整整。它从某个下雨的地方来,羽毛梢还闪动着水银般的雨珠。你看它,轻轻松松从屋顶跳上云端,在如草原般的云海上轻盈踩踏,然后,没有扇动翅膀,顺着一道清晰可见的弧形弯线滑下,来到废车场,而后消失在破铜烂铁之中。一场美妙的景

象。阿兵哥点燃一根烟，烟草的味道像是氯化钾。他喊道：“好球，两好球，你这狗娘养的，到哪里去了？”

两好球从一辆奥斯摩比汽车的窗口露出它的头来。这种躲猫猫的戏法总是戏剧性地准时上映。先看到它两片尖尖的耳朵，之后是眼睛、口、鼻、舌头、颈部、半个身体，最后现出整个身体。它本来是只无家可归、专门找麻烦的小东西，去年圣诞节期间来到废车场，一连几天都露宿在外头的废车下面，这个阿兵哥没什么特别的兴致想接近它。他们彼此之间缺乏信任感。有客人走近时，它会汪汪叫，让自己扮演那个没人叫它扮演的哨兵角色。它在汽车坟场的车间窄道之间以追赶那些永远抓不到的蝴蝶来自我娱乐，有时还会可笑地转圈圈，想咬住自己的尾巴。它渴了，就喝水洼的水。他们俩谁都不想向前迈进一步，双方都很固执。相当固执。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阿兵哥正打算用枪尖的刺刀划过自己血管，这时，这个小动物跑进拖车中，跳到他大腿上。这只狗的突击行动阻止了一场可能发生的自杀悲剧。阿兵哥想起了自己以前打球时所投的两好球，所以给它起了这个名字。一好球则是指他自己。从元旦那天起，这只狗就住进了这辆奥斯摩比，一辆用其他旧车外壳及零件组成的拼装车，像是用机器制成的科学怪人。每个清晨，这个男人和他的宠物都会玩一遍捉迷藏的游戏，主人必须假装在庭院中找它：“两好球，两好球，你这狗娘养的，到哪里去了？”喊了三、四声后，小东西就慢慢伸出耳朵、眼睛、口、鼻、舌头、颈部。但是，在那个阴雨绵绵的星期六，阿兵哥狠狠踢了两好球一脚；于是两好球垂头丧气穿越废车场，来到公路旁，一心打算离开此地。它喘嘘嘘蹲在水沟里，开始观察，看到柏油路上急驶着成群成队的肉食性卡车、结伙急驰的暴怒

汽车、集结呼啸而过的凶猛小巴士,以及各式各样面露凶光的车。两好球只好又回到坟场,躺卧在拖车旁的楼梯上。在人类构筑的丛林中,有些通路就是无法穿越。

恐惧是给疯子穿的束身衣。他第一次与老虎面对面,是他在伊旁大得阿古失去理智的那个下午。这个阿兵哥一连几天茫然走着,因为无法向人倾诉的罪疚感而心神错乱。他甚至没办法告诉此次中伏后仅存的另一名生还者,也就是他营里的长官。他这位长官是个顽固的黑人,尽管左肺被打得稀烂了仍然拒绝死亡。他们俩在中了埋伏后奇迹似的突破重围,获得一周的希望。阿兵哥把黑人扛上肩;仅存的一点理智让他救了他,他们彼此珍惜着。两人都神志不清了,于是任何军事行动对他们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任务了:阿兵哥在疯癫状态中胡言乱语,长官也因为细菌侵入了血管而胡说八道,不断诵念着自己的丧歌:“耶马雅·阿瓠又。耶马雅·阿色苏。耶马雅。”就这样,这疯子背着他的黑人长官,用藤蔓把他绑在自己身上走了几夜几天;到了第五天清晨,这个黑人不再唱歌,眼睛撑得大大的,下巴也松弛了,一只金黄色的昆虫停在他嘴里。面对这些明明说出了死亡的迹象,阿兵哥无动于衷。管他肉体失温、四肢僵硬,管他到了第六天方圆二十公尺内已是漫天尸臭,阿兵哥仍然拖着黑人的双脚,有时是拖着他的双手前进,但这两肢已经不是四肢,早就硬得像混凝土了。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会找一块地把他给埋了,但是疯子的想法不一样,没有人猜得到。后来这几天的情景他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一件事:一只非洲豹突然从灌木丛中窜出,像好奇的猫刨开枕头似的撕裂黑人的身体。即使豹有豹的凶残,还是会有对手因为不畏惧它而战胜它;一大群肉食性的蚂蚁注意到了被这只猛兽吃了几口就扔

在一旁的残破内脏。面对一只豹，蚂蚁的微不足道成为它们的强处；一旦蚁群大团结，就会充分发挥动物的实力。豹的舌头一伸，虽可轻易捕获数以百计的蚂蚁，然而，蚂蚁雄兵一起出动，也能在几秒钟内把尸体化为乌有。这时，蚁群从口水中翻身，开始在豹的舌头上卖力工作。豹像发疯似的爬上了树，四下找寻救援；但是只找到大头金蝇在叶丛间围成一个圈；那是一群寄生性的苍蝇，红色的头像是飞行员戴的头盔。回忆逃出了疯子的躯体，把他倒空。从那个遥远的午后，一直到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六，这只老虎就一直躲藏在矮树丛一般的过去里，等待在另一场噩梦中再次出击。里斯本一家军医院的一位精神科医师承接了他的病例，以为他已经好转：“药剂开始发挥功效了，我们没有治好他的疯症，但至少抹去了他心中的恐惧，他可以出院了。”医生写下了诊断书，却不知有一只野兽正等着看它的猎物被命运领进一家汽车坟场，等着在那儿随时展开无止尽的追逐。恐惧是给疯子穿的束身衣。

伴随暴风雨而来的第一道闪电，劈开了棕榈树，然后下起滂沱大雨，把风景弄模糊了。大地颤动，一股刺鼻的烧灼味弥漫了蜗牛海滩。掠食的飞鸟不明就里，也在上空盘旋，准备大啖人们杀戮后的大餐。雨水冲刷着汽车的金属壳、椅垫的弹簧、冷却器的管子以及腐蚀了的电瓶，铁锈混入了泥泞里。为非作歹的昆虫与小兽在这混了泥巴与铁片的水洼中嬉戏玩乐。骆驼牌香烟在阿兵哥的手指间熄灭了。这个星期六他就必须摆脱那只老虎，而告别过去的惟一方法便是毁灭他自己。某一天有人告诉他：“恐惧是给疯子穿的束身衣。”但他就是想不起来是谁说的，什么也想不起来，惟一确定的是那一棵燃烧的棕榈树、突如其来的雷鸣、趴在马戏团拖车门边的狗儿，以及掠食

的飞鸟。第二道闪电则是来自上帝的一击，就躲在汽车坟场中的一片金属里，将之再三锤炼，炼成一股火红的热——就在这金属上，二十几个小时过后，将有一个叫汤姆·恰贝斯的男孩死去。

“我真倒霉！像个乌龟！干！”阿兵哥说。他在床铺下放了一条上吊用的粗麻绳，这比用领带来自我了结来得容易些。他开始狂奔，急着自我毁灭。两好球见主人紧张起来，以为先前因为浮出疯狂画面而忘了游戏的他要开始玩了。于是两好球跟着主人，咬住他的短袜和衣服，松开他的鞋带，想引起注意。“巴巴路·阿耶神啊，不要再放野兽咬我了！”他进拖车时这样说，小狗粘着他，像一副毛绒绒的、带铃铛的脚镣。